

憤怒之愛

南方朔 著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

上海圖書館藏書



○二十五萬人參加的華府反越戰大遊行。

○以金恩為首的抗議種族歧視遊行，往林肯紀念堂方向前進。



憤怒之愛

南方朔 著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

憤怒之愛

作者◎南方朔
 發行／張英華
 印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392號9F之5
 (02)7763141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717號
 總經理／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392號9F之5
 (02)7763141・7762311
 郵政劃撥／1492020～3林維青帳戶
 訂書專線／(02)3567211
 傳真機／3979065
 排版／上統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版／1991年8月
 定價／250元
 ISBN／957-41-0149-5

目 錄

原序	i
再版前言	v
導 論	1
第1章：結束就是開始	7
第2章：學生運動起因的不同解釋	13
第3章：五〇年代校園景象	31
第4章：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	37
第5章：從民權到黑權的過渡	43
第6章：「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崛起和成長」	59
第7章：「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69
第8章：自由言論運動和反戰運動	85
第9章：反抗！反抗！反抗！	107
第10章：革命	151
第11章：反叛的極限	179
附錄：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相關文獻	187

1. 給越南戰場黑人兄弟的一封信	191
2. 從審判黑豹黨談黑白問題的前途	195
3. 公園屬於誰？	207
4. 各部落全體印第安人聲明	209
5. 中毒的麥子	213
6. 提摩太·賴瑞之越獄聲明	227
7. 「氣象人黨」宣戰書	231
8. 白豹黨之立場	237
9. 紅襪黨宣言	241
10. 聖誕老人謀殺案	245
✓ 11. 保守派學生對學運的看法	251
✓ 12. 學生需要什麼？	259
主要參考書目	267

原 序

雖然有點武斷，但並不太離譜；今天整個世界，各國的內政受到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影響非常的巨大，由之，整個國際社會，世界思潮也都受到深遠的影響。

一九五〇年代是國際僵持的冷戰年代，由於局勢的懸滯，世界各國的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便都把眼光集中到自己切身有關的社會事務上，於是「經驗批評」便開始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便被激發，不滿產生。它獲得了適當的事件「板機」，於是知識份子前衛的學生運動便開始了它波瀾壯闊的局面。

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以學生為基幹的知識份子運動，是個世界性的運動，它不但在自由世界普遍的展開，也同時在共產世界綿延不絕。全世界除了極其落後的地區外，沒有不受波及的。

六〇年代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它所代表的意義是多重的，從最廣泛的觀點而言，它是世界兩大勢力繼續分化的先兆，由自由世界開發中國家學生運動裡的民族主義，以及共產國家學生運動

中的反蘇主義，可以明顯的看出這種趨勢。從各國內部的觀點而言，則學生運動便是一種尋求更多自由民主與平等的運動之先兆，這可以由各國學生運動普遍要求「更合理社會」的呼聲中明顯的看出。而這兩者之間又是相互滲透，相生相長的。各國知識青年，普遍的都是先從對國內事務的抗議開始，然後逐漸加大它抗議對象的廣度與深度，於是世界的問題、國家的問題、人民的問題，便都一一受到反省。美國的學生運動是受民權問題的激發，德國的學生運動受法西斯復辟的激發，捷克的學生運動始於反秘密警察，第三世界國家學生運動大多是為了更多的民主，都可以作為印證。

世界性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是個從事近代政經以及社會人文思潮研究者必須關切的對象，因為這項運動已經為這些方面灌注了許多新的變動因素。而無疑的，其中以美國的學生運動最有研究的價值，一方面是因為它的資料最多，而更重要的是，綿延垂十年的美國學生運動，由初起而盛、而衰，順利的演完了一個廣泛性社會運動的全程，同時它所遺留下來的長期效果也最顯著。因此，對它作比較集中的觀察，便具有由一見多，統觀全局的方便。

有關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它的史實，它的意義，學生的學運策略，美國政府因應的態度和作法，學生的意識型態，以及著名事件的個案分析，專著已多。美國白宮，國會，民間團體等對此所作的調查分析和研究也汗牛充棟。所有這些資料固然立場極為紛歧，對學生運動有褒有貶，但無一不承認學生運動客觀的意義：亦即，美國確實有病。也正因此，學生運動之後，深入到每一個領域的批判工作自七〇年代起就已展開。許多在六〇年代

尚被認為是「激進」(radical)的見解，到了七〇年代，尤其是七〇年代後期，幾已成為很平常的見解，進步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可以預期，八〇年代開始，將會是昔日的「激進」與「保守」相融合而創新的年代。

由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發展的全程，我們對它最激進的革命派學生，是抱著一種惋惜的態度的。他們之中的許多優秀份子，在被群眾歡呼，被新聞不斷報導的狂喜中，不斷的昇高衝突，沒有在該停的時候停下來從事更長遠眼光的工作，終而走上暴力虛無主義的路途，這段史實，本書有很詳細的及自認公正的分析，這或許有著可以供我們自己反省的東西存在其中。

對於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本書所注重的僅限於政治的層面，另外與此相關的許多問題都值得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其中包括六〇年代黑人運動的全程發展，勞工運動，保守主義知識份子運動，女權運動，青年次文化的嬉痞和野痞，心理玄轉革命等。在這裏由於篇幅限制，不得不俟諸後日。

本書特地作了一個附錄，一共選了十二篇，並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已可概括當時許多青年學生的想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件，例如〈休倫港文件〉、〈野痞宣言〉、〈氣象人黨宣言〉、〈黑豹黨宣言〉，或因太長，或因其他考慮，都不予列入。

本書的著作，受到許多朋友的關切與鼓勵，不能一一列名致謝，希望這本書能讓大家在人生道上都能走得更穩健。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高峰時刻，耶魯大學校長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是個很值得尊敬的人，他用愛心與耐心，化解了很大的衝突事件，當時，安格紐副總統曾公然指斥他是「投機主義者」，可是歷史證明他才是對的。他在一次演講中，曾有過

下述警句，願以這幾個警句，作為自勉與勉人的序文終結：

假如他們失去對法治的信心，對求真及正直的信心，對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信心，那麼我們勢必失去他們。假使他們無法保持這種信仰，那麼，到他們的時代，他們可能就失去了美國一向所維護的原則。

從經驗加希望，我相信只要我們不讓年青人失望，他們也不會讓我們失望。

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卅一日

再版前言

再看《憤怒之愛》

《憤怒之愛》是一九八〇年的舊作，而它敘述的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更已成了歷史的陳跡。由於所有的歷史事件在發生當時都不能被完全定義，它的真實定義決定在後續的發展上。因此，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它的意義或許要到廿多年後的今天來看，才可能比較明朗——它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但它儘管「未完成」，而實質上它卻已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許多政治及文化的新風格，都是學生運動那個「創造的年代」的產物。

一九六八年乃是六〇年代全球學生運動的巔峰年份，同時也是戰後的劇變年代。這一年，美國詹森總統的越南政策受到學生反戰運動的強烈反對，他黯然宣佈不再競選連任；這一年，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被暗殺，悲憤的黑人展開更大規模的暴動；這一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佔領了校園建築物，學生及青年在芝加哥的「民主黨大會」時展開了暴動；而同時，則是甘迺迪家族第二名可能成為總統的羅伯甘迺迪也再度被刺。這是個充滿了暴力與血腥的年代，而同時也是充滿了希望的年代。

一九六八年，除了美國的學潮之外，法國巴黎更是學生運動聖地，全體學生以及八百萬工人進行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捷克，學生運動與「布拉格之春」全民運動並進，卻招致了蘇聯的入侵事件。一九六八年是個世界劇變，一切希望與絕望的種子同樣在萌芽的時刻。

因此，一九六八是個值得紀念，並應在紀念中重新賦予意義的年份。這個工作，美國學者及運動參與者，早在一九八八年——學運廿週年時就已展開，有關學運及那個時代的反省性著作在當年大量出現，所知的即有下述十冊：

1. *The Sixties*, by Todd Gitlin (Bantam)
2. *Nineteen Sixty Eight: The Year of Hope*, by Hans Koning (W.W.Norton)
3. *From Camelot to Kent State*, by Joan & Robert K. Morrison (Times)
4.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by James E. Miller (Simon & Schuster)
5. *Storming Heaven*, by Jay Stevens (Atlantic Monthly)
6. *Aquarius Revisited*, by Peter O. Whitmer & Bruce van Wyngarden (Macmillan)
7. *Flashing on the Sixties*, photographs by Lisa Law (Chronicle)
8. *If I Had a Hammer: The Death of the Old Left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Left*, by Maurice Isserman (Basic)
9.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 by David Caute (Harper

& Row)

10. *Reunion: A Memoir*, by Tom Hayden (Random House)

在上述十冊著作中，第一本普遍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著者吉特林 (Todd Gitlin) 當年乃是學生領袖，曾當選過「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長，學運之後專心向學，目前已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教授，同時也是目前美國社會思想界裡最有原創力的學者之一。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在大眾媒體的時代，大眾傳播媒體如何使學生運動的主體性被消滅的過程。

吉特林在這本《六〇年代》的綜合性，反思的著作中指出，六〇年代儘管已經過去，而現在的美國又是個右翼復辟的時代，然而，進步畢竟已成了不可逆轉的事實，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以一整代年輕人的力量，固然沒有徹底激發美國，但卻留下了許多進步的方向：

——黑人、婦女經過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洗禮，開始正式進入政治及職業的公共生活之中，這是六〇年代前不可思議之現象。

——經過六〇年代的學運，民主觀念在美國又被徹底的淨化了一次，各種型態的草根民主觀念蓬勃發展，一種高度積極的「公民意識」開始成為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一。

——各種新的抗爭領域開始出現，並被固定化，反戰、和平、環境、都市，這些新的抗爭領域已使人與社會的意義有了更多的選擇，也為「團結在分歧之下」的民主社會得以呈現。

——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本質上乃是一個「反冷戰意識型態」的思想及實踐。六〇年代之後，「冷戰」時代事實上已不

能繼續維繫下去，學生的反戰，已使美國不再能肆無忌憚的干預他國內政，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乃是冷戰時代結束的前奏。

——而真正重要的是，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乃是一種新的文化運動，戰後的一代以一種新的人生態度與價值標準來看待世界，他們打抱不平，比較有容忍的心胸與氣質，反對侵略，主張「生活世界」的更加解放。六〇年代的學運，乃是一個「生活世界」的解放運動。

吉特林在書中指出，六〇年代學運之後，馬庫色曾至加州大學演講，指控學運「乃是被特務壓制下去的！」，吉特林不以爲然，他認爲任何運動均旨在改變世界，完全或部份的顛覆既有秩序，因此，它是個艱苦的挑戰，壓制是必然的，但壓制並不能做爲運動失敗後的唯一藉口，運動是一種創造——一種勇氣與智慧的結晶。

六〇年代的美國學運乃是個「未完成的革命」，而根據許多美國學者的分析，九〇年代有可能再次出現運動的高峰。

舉例而言，美國「自由派教父」小史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即指出：「目前這個時刻，與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五八年極爲類似，整個社會充滿了日益升高的理想主義，這種趨勢將會增強，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將會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如同三〇年代和六〇年代，而成爲社會運動的金色年代！」另外，美國「消費者運動之父」雷夫耐德 (Ralph Nader) 也認爲：「現在，一個新的基地已經被建造完成，它是爲九〇年代更大的事情做準備。我們可以說，一個巨大的公民行動主義現在已告復甦！」

激情狂飆逐被否定

愈來愈多的跡象顯出，一九九〇年代極可能是美國的另一個學運——或者可以說是更廣泛的公民運動的時代。經過激情狂飆的六〇年代學運，現在的美國報紙電視對人民的不滿運動已很少再報導，不久前，千餘名學生至一位眾議員辦公室門口抗議他支持尼加拉瓜反抗軍，結果一百八十多名學生被捕，類似於這種新聞事件都再也上不了報紙，只能在美國的體制外刊物上讀到；除了大眾傳播媒體被馴化之外，另外一點則是經過動輒數十萬人的示威的六〇年代，數千人的示威也幾乎都不再有「新聞價值」。不過，大眾傳媒少報導，對運動倒未嘗不是件好事——運動反而不容易由於媒體的炒作而迷失了方向。

有許許多多數據或事實可以證明這種沈潛下去的力量：

——一九八七年底，全美二十多所著名大專院校代表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全美學聯籌備會」。八八年二月，在羅吉斯大學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六〇年代美國學運時有過「民主社會學生同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這個反體制全美學運組織，學運之後這個組織即告瓦解，「全美學聯」乃是六〇年代之後第一個美國全國性的反體制學生組織。它在世界和平、反核、反對美國的南非及中美洲政策上頗有建樹。

——各種草根社區運動團體，以迄於此類團體的全國性組織「公民行動組織」(Citizen Action)，單單「公民行動組織」會員即逾一百五十萬人。這些組織的主要工作乃是社區生態運動。一九八九年六月，全美環保團體更決定組織綠色政黨。

——一九八九年美國爲了墮胎合法問題而爭執不已，數十萬

婦女走上街頭，充分顯示婦女的意識逐漸增高，有許多數據可資證明：一九七一年美國婦女成立「全國婦女政治委員會」

(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 之時，在州議員這一級，婦女僅三六二人，佔四・七%，目前已增至一二六一人，佔十六・九%；在各地方的市長級之中，一九七一年女性只有七人，目前已增至一二二人，佔十二・七%；在國會參、眾議員這一級，七一年女性僅十五人，佔二・八%，現已增至二十八人，佔五・二%。

女性意識日益抬頭

——戰後以來的美國進步運動動力都是學生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農民幾乎毫無影響力，但八〇年代以來，由於美國農業日益凋蔽，「農村激進主義」(Rural Radicalism) 開始興起，「美國農村運動組織」(AAM)、「農村選民聯盟」(LRV)、「拯救家庭農場同盟」(SFFC) 均先後成立，它們的主要訴求乃是抵制商業化農產公司對農村的經濟侵略，建造自足且無公害的農業經濟等。

——在抗爭的手段上，八〇年代的運動也和以往有所不同。由於整個社會的覺悟程度提高，在諸如反核、環保等運動上，都有極多軍事科學專家，以及衛生工程、生態專家等介入。

——運動水平提高：除了水準提高、更具說服力外，各種運動的橫向聯繫與整合也日趨完整。例如反核運動有「反核者」(The Nuclear Resister) 雜誌；各項激烈的抗爭則有「全國抵制運動新聞」(National Boycott Newsletter) 等來聯繫支援，不易被各個擊破。由於橫向聯繫完善，大型動員遂告可能，稍早前，各種團體聯合反對美國的干涉尼加拉瓜，展開長達四十七天的運

動，即以「陸軍退伍軍人協會」為骨幹。

——在抗爭的資源上也有了新的開發，善用財經資源已成了新的手段——例如反核團體為了獎勵紐西蘭的非核政策，即透過各種組織向紐西蘭增加進口；在抵制美國的南非政策時，即發動股市杯葛與南非來往的大型公司；環保運動團體則發動民衆支援從事無污染工業的廠商……等。

橫向整合動員擴大

根據美國蓋洛甫民意測驗，一九八六年時，美國人參與各類團體者僅十三%，但到了一九八八年，則已增至四十九%。兩年不到即發生如此大幅度的改變，這其實已顯示出美國人民的一些心靈及社會變化——這是一個有話就要說出來、有不滿就要表現出來的時代，易言之，新的時代已有了新的標準：「不表示不滿」就是「滿意」！

和平文化征服全美

吉特林一九八九年曾發表論文稱：六〇年代的美國學運，它唯一真切的意義是，經過那次學運，一種新的青年文化已被灌注到整體美國文化之中，使得美國已出現一種「永恆的內戰」——一種新的文化（和平、友愛、尊重自然等）逐漸取代老的文化的爭戰過程。對此，美國西海岸的「理論教父」奧康諾教授 (James O'Connor) 最近在他的鉅著《累積危機》(Accumulation Crisis) 也提到，目前的美國，已進入一種新的、更「積極的個人主義」的時代。也正因此，九〇年代將會成為一個各種運動更加蓬勃的一個時代！

由於一種新的政治及社會行動主義浪潮已逐漸開始升高，最近這段期間，這個問題也日漸受到理論界的重視與探索，若干新興的理論家，例如前述的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教授奧康諾、明尼蘇達大學教授蘇格涅 (Charlie Sugnet)、生態政治問題理論家金伯瑞 (Andrew Kimbrell) ……等均普遍認為，未來的運動乃是持續六〇年代學運及民運而來，它是一種以民間為本位，一種「內向式」的運動，由於「內向」，因此，以往那種「外向」的標準——諸如以國家機器為本位的侵略與擴張、破壞環境、貪得無厭等，自然會受到揚棄與批判。以比較哲學的概念來說，那就是，從六〇年代以來，西方的運動主流一直就是人民本位的、以「日常生活世界」為中心的一種防衛運動。

也正因此，從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人民前去征服他國被視為天經地義，而現在要美國人前往外國作戰，普遍都被視為荒謬不可思議——而這就是人類的進步。

學運延續去蕪存菁

其實，自六〇年代以來，這種趨勢就已出現，當時的進步學生們產生許多新主張與新現象，在那個時候，許多新主張與新現象——例如崇拜「文化大革命」、崇拜卡斯楚、生活嬉痞化等，由於都是含混的新生符號，因此，各種內容都被摻雜在其中。

以「文革」為例，對中國而言乃是災難，但當時的「文革」中卻也標榜許多諸如平等、博愛的東西（例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美國青年當時崇拜「文革」，其實所崇拜的乃是它在這方面的符號意義。這正如同當時青年多嬉痞化，追求的乃是那些理想的生活放任及社區互助等。

任何新的符號產生，初期必然內容混雜，老舊的內容會被摻入，但新的內容也會逐漸出現。經過二十年的洗鍊，六〇年代青年所追求的符號，裏面的老舊內容由於經不起考驗而被淘汰，而具有「可以實現的理想」意義的，自然會被留存下來——追求和平、社區互助、尊重自然、草根民主，這些標準在此刻留存下來，並可望成為九〇年代整體社會運動的新標準，一方面顯示出它本質上是六〇年代學運的延長，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人類文明進步的遲緩過程。

金伯瑞指出，從六〇年代學運開始，「新左派」出現，與此同時，另一些新的東西也出現，可稱之為「新年代」(New Age)——他指的是當時那些討論尊重自然，注意到「熵」問題的生態思想趨勢，以及對「資本邏輯」可能造成禍害的觀念等。九〇年代開始的行動主義，將會是「新左派與新年代交會」的年代！有些人則稱之為「新新左派」，不過就事理而論，它其實已和「左」不再有關。現在這個時代，早已超過了以往那種「左」「右」的分析範疇，就時代的氣氛而言，它所意圖創造的，也就是一個以人們日常生活為中心的草根民主世代。

最近，「另一種新聞」雜誌為九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前景作了詳盡的探討，一位運動組織者說：「現在，有許許多多普通人起來，他們從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軌跡而行，卻能對世界問題起了重大的影響。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多一些創造力，對溫和行動的力量多所了解，當愈來愈多人介入，它所造成的將會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深刻且長久的改變，這是六〇年代的人所期望但卻沒有完成的目標！」

九〇年代是值得獻身的時代！

導 論

學生們對既存秩序及上一代感到絕望以後，往往與農夫及其他貧苦大眾站在一起，這種心理衝動更給民族主義的精神增強了，而後者又凝結成一種向民眾認同心對抗邪惡的領導者及元老的意念。……即使非常極權的政體也不會不保護大學，學生們是優越階層的子孫，故屠殺式的壓制很難用在他們身上——屠殺優越階層的學生，比屠殺農夫或都市中的暴民對現有政權有更大的害處。

——李察·弗萊克斯

(Richard Flacks, 運動初期領袖之一)

一九六〇年代是全世界學生運動浪潮高漲的時代。這股由憤怒之愛所滋育、所培養的狂潮，席捲了歐、美、亞、非、拉丁美洲等各大洲，並且在鐵幕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國怒放自由民主與人權之花。學生運動在不同政體、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以沛然莫之能禦的聲勢，以尋求社會正義的狂熱；以積極參與社會改造

的行動，為更公平，更合理的理想社會，點燃了一支明辨是非的火炬，也預鋪了一條寬廣的大道。

在前後綿亙達十年之久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有無數的青年改革者被槍殺、被逮捕、被侮辱。但他們前仆後繼的奮勇前進，終於為他們自己熱愛的社會，作出了有極大歷史性價值的貢獻：

——西德的青年們踏著被槍擊了的學生領袖Rudi Dutschke的血跡前進，有效的遏制了法西斯黨徒餘孽的復辟運動，而將德意志的民主向前大大的推出了一步。Rudi Dutschke並在癱瘓於病牀上的時刻，與他的同志們規劃出後來的「綠黨」。

——法國的青年學生們，無懼於戴高樂特遣的黑帽警察的鎮壓，推展他們的學生救國運動。風潮所及，自信滿滿企圖放棄傳統民主而建立教父式「戴高樂王朝」的戴高樂總統，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四月，被法國人民所鄙棄，因而挽救了法蘭西第五共和。

——美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學生，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SDS)的凝聚下，結合了黑人民權運動，反侵略運動、和反貧窮運動，使「戰犯」詹森在痛悔的淚水中黯然去職，將美國從帝國主義的深淵邊及時的拉了回頭；同時，也使得美國在走向合乎正義、和平的新社會的路途上，向前跨出了有深遠影響的一大步。

——鐵幕內，如東歐的捷克和波蘭等國的學生運動，使得東歐國家在意識型態上擺脫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籠罩，並且將自由民主的種子種入社會主義的土壤之中，使得庸俗化了，教條化了的僵硬馬列主義中，加入了濃重的人道主義的思想。

——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脫離殖民地地位不久，但仍被新殖民主義所籠罩的國家，青年學生的運動，使得他們從新殖民主義意識型態所籠罩下，因而產生的所謂「發展主義」(develop-

mentalism) 中清醒了過來。他們轉而投身到能適合自己民族需要，又合乎人道要求的發展道路。

現在，不但六〇年代早已被歷史的脚步遠遠的拋向後頭，甚至於緊接著六〇年代而來的七〇年代也很快的就成為過去，更前面的是等待著的八〇年代、九〇年代……。但我們細心的檢索便可發現，六〇年代狂飆般蔚起的學生運動，它的影響並未隨著六〇年代的過去而消逝。相反的是，集結了全世界戰後青年學生智慧和熱情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對變動中的世界已提供了有效的加速變動的觸媒。回顧整個已走完的七〇年代底軌跡，可以發現七〇年代最大的特徵，就是「鐘擺的向反方向擺動」——被新舊帝國主義所籠罩的國家擺向民族獨立的新位置，民權被剝奪的人民擺向爭取民權的新位列，資本主義業已腐熟的國家開始擺向有更大社會平等與安全的新地位……。六〇年代的世界學生運動是促成這個鐘擺向反方向擺動的最重要關鍵。無論從個別地區的國際或國內政治、社會、經濟觀點而言，都可以說，這種向反方向的擺動是一個「朝向合理社會」的擺動。

除了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實質上在運動過程中給予全世界以及其個別國家社會留下明顯的和非明顯的影響外，另外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成長的青年學生，已經從運動的參與和行動經驗中獲得了一種參與後的反省能力；這種反省能力使得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結束了它表面上波瀾壯闊的活動之後，那些參與者因而走向對各種問題作更深層思考的新階段。現在，許多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已成為世界及個別國家中的主要批判者——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作全面的批判與再思考。他們的光芒不因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終止而消逝，他們將自己的光

芒移植到更年輕的靈魂中，且將種子埋入更深的土壤中，等它開花結果。

總結六〇年代的世界學生運動，雖然各國家或地區，由於其地域的特殊性，因而學生運動也展現出各自的殊異性和複雜性。但總的來說，在這些複雜的表面現象中仍存在著一種共同性：除了德國的學生運動外，所有的學生運動都是「非目的導向的」(nonpurpose-directive)，每一學生運動都是個別社會情況下自發的產物。其所以更值得珍貴的是，青年學生們都能從「非目的導向的」運動中，經由參與的行動經驗，迅速的掌握了正確的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然後再匯成「目的導向的」(purpose-directive) 更深入的社會批判和改革運動。這樣的過程是沒有被污染的、理想主義揉合了人道主義的。因此，它不懼出賣，亦無可能出賣。一個沒有被現世主義滲透的運動是最能發揮影響力的運動。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正是人類抗議史上少見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而無疑的，它也是迄今為止，可能是最有深遠影響力的運動。青年創造時代，六〇年代的青年學生無負於時代的使命，正推挽著時代的巨輪，向前大步的走去。

綜觀六〇年代世界的學生運動狂潮，從任何面相而言，無疑的，仍是以美國的學生運動最為激越。他們無論從行動的方式、接觸問題的範圍、思考的水平等任何角度來說，都是有最普遍的代表性，也是最具有在行動中迅速成長特質的運動。其次，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也是同時代世界學生運動中留下最多研究文獻的學生運動，數百萬字以上卷帙浩繁，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的種種立場的報導和分析，使得我們有了最充足的資料據以評斷那個時代，那個充滿憤怒之愛的學生運動潮流底特徵及其展望。

基本上，沒有一種自發性的群眾運動是可以被否認的，對抗議者和被抗議者，從群眾運動中獲得反省，並據以透視它的本質——一種生長的過程——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我們應作如是地了解，否則便會在繼起的運動中被淹沒。學生的抗議運動，本質上與所有的群眾運動並無不同，它們都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作為要求改革的抗議行動。不同的是，其他團體或人們的抗議行動是現世主義的，而學生運動不是。學生在既有的社會層級結構中無所釘著、無所歸屬。因此，他們不被任何現世主義所矇蔽，這是學生運動改革徹底性的主要源起。有史以來，每當立志於改革的人與屬意於維護現狀的人相對峙的時候，抗議就發生了。抗議的絕望，會變成騷亂以及安那其的被人嚮往，這已是革命的臨界線，再往上走，就是武裝的革命。任何既存的權力結構，對於這種跳躍的三階段，都必須付出最大的關注與了解，並要從其中獲取經驗——彈性的對既存秩序作安排，然後，這個跳躍的三階段便會因客觀社會情況的改變而中止。監獄只會換來暴亂，子彈只會換來炸彈。

① 非目的導向的，非現世主義的。

② 在運動中迅速成長。

第 1 章

結束就是開始

研究一下美國歷史，便知許多今日被視為當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成就，是經由改革者的政治抗議才產生的。

——〈美國的學生異議〉：一項美國官方報告

六〇年代波濤萬丈的美國學生運動，一進入七〇年代便戛然而止。直到如今，它的突然消失，仍是當前社會及政治學家研究探討的對象。保守派說，它們被廣大的社會吸收了。樂觀主義者說，激進的學生運動支派採取了過激的行動方式，已被大眾厭棄。然而激進主義說，這是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的功勞。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最後一幕是這樣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日左右，紐約格林威治村裏一個靜謐優雅的角落矗立著的西十一街十八號建築物，有七至八個青年男女進入。這棟房子是四層樓，有一百廿五年歷史的古老建築，市價約值廿五萬五千美元，屋主是富裕的廣播公司老闆威爾克遜 (James

Platt Wilkerson)。他正出外渡長假，他的女兒——廿五歲的凱薩琳 (Cathlyn Wilkerson)，Swarthmore學院一九六六年的畢業生——把她的男女同志們帶到家裏，他們都是激進派學生運動組織「氣象人」(Weathermen) 的同志，這個組織的名字取材自名歌手鮑比狄倫的歌詞：「你不需氣象人來測知風的方向」。和凱薩琳在一起的有：

——凱茜 (Kathy Boudin)，廿六歲，一九六五年畢業於 Bryn Mawr 學院。

——泰德 (Ted Gold)，廿三歲，一九六九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

——泰瑞 (Terry Robbins)，廿一歲，Kenyon 學院的退學生。

——戴安娜 (Diana Oughton)，廿八歲，Bryn Mawr 的一九六三年畢業生，和平工作團的資深團員。

三月六日上午，天氣陰霾，一輛白色貨卡開來，卸下幾個沈重的紙箱，裏面裝滿了無數的廉價鬧鐘，電池，電線，以及數以百計的炸藥包。他們把紙箱搬到地下室，放在整修傢俱專用的工作檯上。稍後，其中數人開始裝置炸彈，快中午十二點的時候，有人一不小心，誤觸炸藥，於是，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這場大爆炸前後計三次，整棟房子被摧毀，聲聞數里，凱薩琳和凱茜正在睡眠，及時逃出，然後消逝無蹤，不見下落、泰德、泰瑞、戴安娜等三人，因為正在地下室工作，當場慘死，甚至於屍骸亦殘損到難以辨認的地步。

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是個象徵了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愈演愈激烈的過程的中止。此後，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便逐漸趨

向平靜。到了七〇年代中期，表面上已似乎不再有學生運動的殘存景象。

然而，這就是結果嗎？不！

美國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並未終止。賽爾 (Kirkpatrick Sale) 說：「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顯示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它同時也可能就是一種開始。」

因為，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已給予了當代美國青年一次最深入的參與和反省。不但學生如此，非青年的知識份子也是如此，學生運動的反省，同時也促使了一批新的思想工作者的誕生，他們可能是當代最優秀的一些知識份子中的成員。他(她)們正在對社會作更深遠影響的工作。

事實上，在變遷的社會中，學生已愈來愈成為愈有決定性作用的一類人，一九四〇年時，美國大學生只一百五十萬人，而到六〇年代中期，增至七百萬人，和學生交互影響最深的教授群人數亦增至六十萬人。一九七八年時，耶魯法學院教授柏克 (Robert H. Bork) 說：「教授和學生如此增加，他們已成為『批判性的群眾』，他們把他的態度反映給社會，並認為如果社會不接受他們的觀察，就是一種道德的欠缺。」另外，哈佛大學的李普賽教授 (Seymour M. Lipset) 及拉德 (Everett C. Ladd) 在《分裂的學園》(Divided Academy) 中也指出了一個趨勢。那就是：大學裏，尤其是有高知名度的大學裏，知識份子們已有了偏左自由主義的傾向，大家愈來愈關切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干預和調整，愈來愈反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侵略行為，愈來愈不願意替美國人在國際上的侵略行為辯護。

——這些七〇年代美國大學的演變，其所關切的課題，無疑的，

都是踵繼了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遺緒而延伸發展的。如果說六〇年代是「反抗的年代」(a decade of defiance)，那麼，七〇年代則是「批判的年代」(a decade of critical)，它們都是為八〇年代的新底發展而鋪路。

弗來克斯 (Richard Flacks) 說：「對於社會秩序來說，青年的想法是很危險的，但也是充滿希望的。青年的反抗，表示在歷史的洪流中，新文化及新社會秩序將要隆重出場了。然而要青年們所承諾的得以達成，青年們必須超越——對新社會秩序有共同興趣的青年們與非青年們必須結合一起，在歷史上印下集體的足跡，互相以實現共同的美夢。」細心檢索七〇年代，這個批判的年代裏，它最大的特色是展開了深入而普及的各種層面上底批判和反省工作：

——在哲學和方法論上，它嚴格而徹底的批判了經驗中心主義的貧乏，而將長期被故意忽略了的人的主觀行動意願提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使得保守主義者據之為理論基礎的意識型態遭受嚴重的挫折。

——在人生觀上，它批判了保守而實利的個人主義思想，更多的照顧到群體的相互實踐與相互完成，使得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豐潤了帝國主義的吃人底自由主義思想，有了重新估量的機會。

——在國際關係上，它對新舊帝國主義有了徹底的分析與反省，使得十八、十九世紀以降的「白人的負擔與責任」的帝國主義騎士精神有了深一層的覺悟，並因而能更加的尊重發展中和未發展國家獨立自主的民族意願。

——在對美國內部事務上，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膚色

移民者的權益和尊嚴已被再次估量，貧窮文化的長期被忽略也開始重作反省，社會正義已被視為國家目標中重要的部份。

——在對政治、社會、經濟等個別學術領域中，所謂的「改革者」學者已自青年群中誕生，他們各自的在每個領域中檢討以往的缺陷，諸如學術的被官方收買和操縱，個別學術圈的「學術托辣斯」現象，……等都被糾檢出來，蔚成學術界新「掘墓派」的氣象。

——在大眾文明上，它提出了新的道德批判標準，對個別的文化現象開始作透明的分析與觀照。

.....

所有的這些批判，都可以歸納在憤怒之愛的積極行動後所轉化成的清明底，透澈底對人類之愛中。因此，連著名的保守派，曾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現為參議員的日裔美人早川博士也說：「這一階段的人們替我們未來走向的世界畫下了一張很美麗的圖畫，只要我們在我們的社會規劃之中有烏托邦的要素——社會規劃中本來就含有烏托邦主義的精神——我們就應在自由的國土上放下這張藍圖，使我們的國土適合它，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顯然的，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並不是結束，而是光明的開始。

第 2 章

學生運動起因的不同解釋

在經過我四、五年的觀察之後，我對青年運動的基本看法是極其肯定的。我覺得它大體向善，顯示了極大的生氣與潛力。我相信，社會上有富於理想、關懷世事的青年人，遠比態度漠然，唯長者之命是從的青年人為強。

——約翰·洛克斐勒 (JDR 3rd)

六〇年代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它的起源，發展，以及戛然中止，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裏，是一個迄今仍無定論的問題。甚至於我們還可以說，在卷帙浩繁的解釋文獻中，有許多對這個問題完全無能為力，這使得我們意圖了解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發展本質時，便無可避免的需要作精密的選擇與思考。

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回溯美國五〇年代的學術思想大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延續的韓戰，促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黃金時代。這一階段，美國的超強軍力，在杜勒斯「巨棒政策」的導引下，有效的控制住世界大